

抓痕

(小小说)

■詹慧群

娘在昏黄的油灯下纳着鞋底。英子挨着娘，坐在火炉边，伏在小方桌上写作业。只是，今天的英子，跟平日比起来，有点心不在焉。更奇怪的是，冷巴巴的天，她竟然一杯接一杯把竹壳子热水壶里的大半瓶开水给喝了。那是娘清晨熬糖时烧的开水。

“你今日是吃了嘛干鱼辣鲊咯？”娘有些奇怪，在脑海里把家里全天的吃食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是哪样东西可以让英子口这么干，喝这么多水。

喝了一肚子水的英子，每隔一会，就小跑着去上厕所。

英子家的房子坐西朝东，一栋三间，是爹和娘省吃俭用，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的半土砖半红砖瓦房。南边是灶屋，中间作厅室，北边是卧房。说是卧房，其实也是全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了锅碗瓢盆、水缸水桶，稍微值点钱的，都在卧房里放着。就连通往二楼木楼的楼梯口，也设置在那。家人外出的时候，其他门都可以敞开，唯独卧房需要上锁。爹还把修理厂换下来的干电池鼓捣鼓捣，装在卧房里做“电灯”。

掌灯时分，娘把热气腾腾的麦芽糖从敞口大铁锅里一勺一勺地舀出来，装进一个搪瓷面盆里。这是娘盘算了大半年，忙活了大半个月，从昨天鸡叫三遍忙到今日天擦黑才大功告成的杰作。娘舀糖的时候，英子一直在旁边站着。琥珀色的麦芽糖慢悠悠、源源不断地流进面盆里，甜甜的、香香的热气，在冬日的黄昏，特别温暖，也特别诱人。英子肚子里的馋虫全爬了出来。

娘把舀完糖的勺子给了英子，算是对英子中午帮忙扯包袱滤糖渣的奖励。装进面盆里的麦芽糖，娘会挑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烧热融化了，和上白花花的冻米花，撒一些自家地里收的黑芝麻，用圆的或者方的竹木模子，做成糖馃子。

爹在离家十多里地的修理厂工作，不常回来。家里家外，全靠娘一把手操劳。娘的勤劳、能干，在湾里，没有几个人能比。英子家里的糖馃子，又香又脆又甜，关键还数量多，再加上娘的精打细算，按计划发放，能吃到来年插早稻。英子带着糖馃子去学校当零嘴儿，常常惹得同学们口水流一地。

此刻，这一面盆麦芽糖就放在卧房里的写字台上，用一个木锅盖盖着，温度刚刚好。七岁的英子，比起同龄人，要矮小得多。娘说，英子是先天不足。娘怀英子的时候，奶奶家十几口人吃饭，即便是红薯，都不能敞开肚皮吃饱。英子踮起脚尖，才刚刚够得着写字台上盛着麦芽糖的搪瓷面盆。

英子小跑着去小解了五次，正洗手的时候，爹回来了。才在火炉边坐定，娘就喜滋滋地向爹报告今日的“杰出成果”:糖品好、色泽亮、甜度高。末了，还来上一句:“放在卧房的写字台上，你要不要去看看?”爹应声答道:“好。”就起身去了卧房。

完了!完了!英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下一秒，她的小心脏就会从口里蹦跶出来。

鉴赏完娘的“杰作”，爹回来继续坐在火炉边烤火，听娘有一搭没一搭地唠叨。

英子这次不再磨叽，很快地把作业写完了。她草草洗漱一番，上床去睡，却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烙饼一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爹和娘也到卧房里睡了。英子的床头，挨着爹娘的床尾。爹大约是以英子该睡熟了，压低声音对娘说:“家里的吃食，也别管得太紧，反正大都是给孩子准备的。像这个麦芽糖，也不一定非要做成糖馃子，孩子想怎么吃，就由着她，让她随意吧。”

英子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跟。好是在头蒙在被子里，不然，英子非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可。英子知道，麦芽糖当时还没有凝固，面盆里，“五根筷子”在糖面上留下的“坑道”还没有合拢，那是自己今晚偷嘴留下的痕迹。而这，爹一定是看出来了。



名胜二题

■谢卜生

石鼓山

独特地标石鼓山，湘江蒸水浪拍崖。
夜阑十里闻擂鼓，警醒两岸镇妖塔。
宋代书院林荫蔽，传经布道开生面。
谁解禹碑摩崖刻，千年银杏亦芳华。

东洲岛

湘江奔流万斯年，江心东洲砥中流。
南来北往千帆竞，商贾云集衡州城。
岛上观音渡生众，船山书院有遗篇。
香火禅音催春归，姹紫嫣红桃浪暖。

《茅洞桥记》的破空之响

■甘建华

倘若是在几个月前，或者一周之前，《茅洞桥记》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更别说两三年前结集成书了。

并非我不满意先前原有一些作品，已经公开发表的两三百篇茅洞桥题材散文，它们绝不弱于其他地方作者书写家乡的文字。只是因为优中选优，精益求精，布点全面，角度各异，才在确定八九七十二篇、且已排版合成的基础上，撤下包括本人的几篇作品，得以换上北京、武汉、南宁、德阳、贵州、衡阳十来位乡友同道的文章。因为他们笔下的人事奇异，语言清新，才华展露，迥异流俗，特别接地气，分外有格调。最后一篇是在付梓前收到的，台湾段有慧博士《迢迢衡阳归乡路》，系其去年夏天第一次回乡省亲认祖归宗之作。文中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生离死别的痛切回忆，令我联想起曾经见过她的那些大陆亲友，念及政平段氏晚近百余年来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真是泪湿青衫书笺，感佩至深难忘。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唐浩明先生说过:“凡有史册，就一定有湖湘人群的身影。”考之衡阳“南乡名镇”“千年古镇”的茅洞桥历史，感觉庶几近之。且不说明代中期出了一个进士蒋用暹，明末文臣儒将蒙圣功隐居白木江赋诗著书，清初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斗岭过化，雍乾举人甘耀学及其后裔文脉传承，就是晚清湘军名将行列中，段华、段起、全祖凯皆国史有载彪炳宇内。民国以降，泉水江段氏

家族又出“四十八根斜皮带(国民革命军标配)”，其中两个中将、四个少将，南方乡野大泽何曾有此气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恩师封昌远教授是茅洞桥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最有名的“战斗英雄”之一的陈书利也是茅洞桥人。还有一批活跃于衡阳、湖南乃至全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栗江中上游的浩荡文风，令衡阳之南振奋不已。所有上述种种因缘促成，才有了《茅洞桥记》的破空之响。

我每次翻阅书稿，心中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欣悦，进而思忖出版它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作为中国文化地理散文选本，它不是一个临时拼凑、敷衍成篇的简单文集，而是每篇文章均已在海内外名刊大报发表或转载、获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独特的标杆意义。本书40位作者，无论上至94岁的鲐背老者，还是下讫生于1994年的同乡晚辈；无论是应邀观光采风的外地文化名流，还是生长于斯寄托乡愁的茅洞桥人；无论是具有中外名校学历的博士、硕士、学士，还是初中毕业外出打拼的成功人士，都以文化义工、工匠精神抒怀写意，让人们看到了“万般风雅满吾乡”的壮丽景致。在这个碎片化信息充斥的社会，谁还会像我等沉吟乡音，反复打磨，刻意遇合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就包括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文人书法

大家洛夫先生为本书的题签绝笔。

其实并非只是散文家们撰写的锦绣华章，还有许多知名诗人、画家、书法家、摄影家、楹联家的参与其盛，光是海内知名画家创作的册页即有4本。我特地从中挑选八幅佳构，用于本书八辑的图版，在此谨向李清白、赖尚平、王建设、汪新华、吴帆、罗杨彪、华晚峰、余燕诸君致以深深的谢忱，其中清白先生《茅洞桥风情》被截图用于本书封面。封底篆刻衡阳徐军，封面设计天津高艳秋，图版分辑标题则是集唐人颜真卿字。

本书采风、写作、编选过程中，茅市镇党委、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乡友贤达也伸出了慷慨援助之手。最先起意于王一彪先生对家乡的大爱情怀，而后得到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龚曙光先生的大力支持，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先生的热心相助，更有责任编辑耿会芬女士的精心校读——在此一并谢过！

为了尽快、高效、优质、圆满地推出家乡有史以来第一本散文合集，自2017年9月至今的五六年间，忝为本书主编的在下甘某，可谓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寸心相报，惟天可表。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所有志愿加盟《茅洞桥记》的写作者，以及发表这些优秀作品的报刊编辑，致以衷心的谢忱和崇高的敬意，并祈愿所有的荣光与吉祥，永远照耀你们！

雨 水

■全 钢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水，主要两层意思：一是天气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多；二是在降水形式上，雪渐少了，雨增多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意思是说，雨水节气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春天就要到了。如在《逸周书》中就有雨水节后“鸿雁来”“草木萌动”等物候记载。从雨水节这天起，春天真正地来了。

这天，雨不停地，我站在阳台上不倦地看着，陪着，听着它落地时的美妙声音，看着它的漫天同僚们那股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

雨点最微小时，随风在空中旋飞着，又像雾，又像气，迷蒙着想要罩住的地方。它们形成颗粒雨状时，垂直坠落下来，着地时溅起点点水花，在它周围扩散开来，像一朵朵白色的莲花，相互拥抱着，亲密地碰撞着。它们与其它水粒融到一块，不分彼此，结成小量的细水，自由地缓缓流向远方。

大雨滴更是奇特，落脚点地的那一瞬间，在地面造出一个个凸起的泡泡，与另外的一个个伙伴撞击着，发出的声音，如一曲曲动听的音乐，与泥土黏合在一起的那一刻散发着纯美芳香。就这样，紧接着，迎来一批又一批同样大的雨粒伙伴，演变成了中雨、大雨、暴雨、特大暴雨。有时候，它们会汇成大水、洪水、滔天洪水，于是，一往无前，摧枯拉朽，奔向小河、大河、大江、湖泊，流入海洋。这时，地球上的生命就要在滚滚洪水里防着它作乱生患，或治理它变祸为福。古有大禹治水的神奇传说，大禹因治水造福黎民的卓越业绩而传世。

别小看这些小颗粒雨水，它的力量不可低估。不同时段，不同环境，它有不同作用作为。当每一颗雨粒滴落在同一地方的同一点上时，时间长了便出现“水滴石穿”一词的实景，寓意着只要坚持就会有不同的收获。

仔细观察，每次落下来都不是同一颗雨滴，也不在同一点上停脚，而是铺天盖地漫天洒落，滋润大地万物。

记得小时读书的一篇课文，大意是，“滴答滴答下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麦苗儿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这时春雨贵如油，助万物茂盛发生机。雨水是多么的重要珍贵！

大旱季节，下一场大雨，叫它为“及时雨”“喜雨”。久旱逢甘霖，万物皆生。为长远发展，当代人改造大自然，创造人工天河“红旗渠”“南水北调”等浩大工程奇迹，造福千秋。

天地造化，四季轮回，季节随时光流转，年月时日衔接交替，构成大自然壮美神奇宏图，滋生万物景观，生生不息，恒久旺盛。

雨水节以它独有的姿态，尽职尽责，默默奉献，等待着下一个惊蛰节的到来。历代农民朋友十分重视雨水节后春耕农活，因为那是一年收成之基。

唐代诗人齐己的《野步》是这样描绘赞美雨水节的：“城里无闲处，却寻城外行。田园经雨水，乡国忆桑耕。傍涧蕨薇老，隔村冈陇横。何穷此心兴，时复鹧鸪声。”

雨水，真是滋润人的心灵啊！